

續仙傳卷中

隱化一十二人

孫思邈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也七歲就學日誦千言及長盛
談莊老百家之說周宣帝時以王室多事隱於太白
山學道鍊氣養形求度世之術洞曉天文推步精究
醫藥審察聲色迴蘊仁慈凡所舉動務行陰德用心
自固濟物爲功偶出路行見人欲殺小青蛇已傷血
出思邈求其人脫衣贖而救之以藥封裹放於草間
後月餘復出行見一白衣少年僕馬甚盛下馬迎拜

思邈謝言小弟蒙道者所救父母欲相見而思邈每以藥救人極廣聞之不以為意少年復懇拜請以別馬載思邈偕行如飛到一城郭花木正春景色和媚門庭煥赫人物繁盛儼若王者之居少年延思邈入見一人端美白恰帽絳衣侍從甚衆欣喜相接謝思邈曰深思道者固遣兒子相迎前者小兒偶出忽為愚人所傷賴脫衣贖救獲全其命此中血屬非少其感再生之恩今面道者榮幸足矣俄頃延思邈入若宮闈內見中年女子領一青衣小兒出再三拜謝思邈言此兒癡騃為人傷損賴救免害思邈省記嘗救

殺青蛇卽訝此何所也又見左右皆闈人宮妓呼恰帽為君王呼女子為妃子思邈心異之潛問左右曰此涇陽水府也恰帽乃命賓寮設酒饌妓樂以宴思邈辭以辟穀服氣唯飲酒耳畱連三日問思邈所欲對曰居山樂道思真鍊神目雖所窺心固無欲乃以輕綃珠金贈於思邈堅辭不受曰道者不以此為意耶何以相報遂命其子取龍宮所頒藥方三十首與思邈謂曰此真道者可以濟世救人俄復命僕馬送思邈歸山深自異歷試諸方皆若神效後著千金方三十卷散龍宮之方在其內又以聲色診人之疾

按時盛
二字當
是五誤
仍似刻
本是

著脉經一卷皆盛行於世隋文帝輔政徵爲國子博士不就嘗謂人曰過此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生人唐太宗召詣京師訝其容貌甚少歎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羨門之徒豈虛言哉將授以爵位固辭不受高宗初召拜諫議大夫復固辭不受時年九十餘視聽不衰范陽盧照鄰有盛名而染惡疾嗟稟受之不同昧退天之殊致問於思邈曰名醫愈疾其道如何對曰吾聞善言天者必質於人善言人者必本於天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爲雨怒而爲風凝而爲霜雪張而爲虹蜺此天

地之常數也人有四支五藏一覺一寐吐吸吐納瀆而爲往來流而爲榮衛彰而爲氣色發而爲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精陰用其形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爲疔贅陷而爲癰疽奔而爲喘乏竭而爲焦枯診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則亦如之故五緯盈縮星辰失度日月錯行彗孛流飛此天地之危疾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木踴此天地之疔贅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此天地之喘乏也雨澤不時川原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

之以針劑聖人和之以道德輔之以人事故體有可
愈之疾天地有可銷之災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
欲圓而行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
赴赴武夫公侯干城謂大膽也不爲利回不爲義疚
仁之方也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其文學也
穎出其義術也不可勝紀高宗後無可制授承務郎
致之尚藥局不就永徽三年二月十五日晨起沐浴
儼其衣冠端然而坐謂子孫曰我爲世人所逼隱於
洞府修鍊將昇無何之鄉臣於金闕不能應召來往
俄氣絕遺令薄葬不設盟器牲牢之奠月餘顏色不

變舉屍入棺如空衣焉已尸解矣

張果

張果隱於常州條山往來汾晉間時人傳有長年祕
術耆老云爲兒童時見之自言數百歲矣唐太宗高
宗累徵之不起則天召之出山佯死於妒女廟前時
方盛暑須臾臭爛生蟲聞於則天信其死矣後有人
於常州山中復見之開元二十三年玄宗召通事舍
人裴晤馳驛於常州迎果對晤氣絕而死晤乃焚香
啓請宣天子求道之意俄頃漸蘇晤不敢逼馳還奏
之乃命中書舍人徐嶠通事舍人盧重玄齋醮書迎

之果隨嶠到東都於集賢院安置肩輿入宮備加禮
敬公卿皆往拜謁或問以方外之事皆詭對每云余
是堯時丙子年人時莫能測也又云堯時爲侍中善
於胎息累日不食時進美酒及三黃元明皇玄宗留之內
殿賜之酒辭以山臣飲不過二升有一弟子可飲一
斗玄宗聞之喜令召之俄一小道士自殿簷飛下年
可十六七美姿容旨趣雅澹應對言詞清爽禮貌臻
謹明皇命坐果曰弟子常侍立於側未宜賜坐明皇
目之愈喜遂賜之酒飲及一斗不醉果辭曰不可更
賜過度必有所失致龍顏一笑耳明皇又逼賜之酒

忽從頂湧出冠子爆地化爲一榼明皇及嬪御皆笑
驚視之但見一金榼在地覆之榼盛一斗驗之乃集
賢院中榼也累試仙術不可窮紀遂下詔曰常州張
果先生遊方之外者也跡仙高尚心入杳冥是混光
塵應召城闕莫知甲子之數且謂羲皇上人問以道
樞盡會玄極今則將命鶴書之禮爰旌蟬蛻之流可
銀青光祿大夫仍賜號通玄先生果陳老病乞歸常
州賜絹三百疋并隨侍弟子二人兼給驛舁到常州
弟子一人相隨入山天寶初明皇又遣特詔果聞之
忽卒弟子葬之後發棺空棺而已

許宣平

許宣平新安歙人也睿宗景雲中隱於城陽山南塢結菴以居不知其服餌但見不食顏若四十許人行疾奔馬時或負薪以賣常掛一花瓢及曲竹杖每醉騰騰以歸獨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路人莫問歸何處穿入白雲行翠微爾來三十餘年或濟人艱危或救人疾苦城市之人多訪之不見但覩菴壁題詩云隱居三十載築室南山巔靜夜翫明月閑朝飲碧泉樵人歌隴上谷鳥戲巖前樂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好事多詠其詩抵長安者於驛路洛陽同華

間傳舍是處題之天寶中李白自翰林出東遊經傳舍覽詩吟之嗟歎此仙人詩也乃詰之於人得宣平之實白於是遊及新安涉溪登山累訪之不得乃題其菴壁曰我吟傳舍詩來訪真人居煙嶺迷高跡雲崖隔太虛窺庭但蕭索倚杖空躊躇應化遼天鶴歸當千載餘是冬野火燎其菴莫知宣平蹤跡百餘年後咸通七年郡人許明奴家媪常逐伴入山採樵獨於南山中見一人獨坐石上方食桃甚大問媪曰汝許明奴家人也我明奴之祖宣平也媪言常聞已得仙多年汝歸爲我語明奴言我在此山中與汝一桃

食之不可將出山中虎狼甚多山神惜此桃姬乃食
桃甚美頃之而盡官平遣姬隨樵人歸家言之明奴
之族甚異傳聞於郡人其後姬憎食日漸童顏輕健
愈常中和年以來兵荒相繼居人不安明奴從家避
難姬入山不歸今人採樵或有見其姬身衣藤行疾
如飛逐之昇林木而去

劉商

劉商彭城人也家於長安少好學強記精思攻文有
胡笳十八拍盛行於世兒童婦女咸悉誦之進士擢
第歷臺省爲郎性耽道術逢道士卽師資之鍊丹服

氣靡不勤功每歎光景甚促筋骸漸衰朝馳暮止但
自勞苦浮榮世宦何益於已古賢皆隨官以守道多
得度世幸畢婚嫁不爲俗累豈劣於許遠遊哉於是
以病免官入道東遊及廣陵於城街逢一道士賣藥
聚衆極多所買藥人言頗有靈效衆中見商目之甚
相異乃罷賣藥攜手登樓以酒爲勸道士所談自秦
漢歷代事皆如日覩商驚異師敬之復言神仙道術
不可得也及暮商歸僑止道士下樓閃然不見商益
訝之商翌日又於街中訪之道士仍賣藥見商愈喜
復挈上酒樓劇談歡醉出一小藥囊贈商并戲吟曰

無事到揚州相攜上酒樓藥囊爲贈別千載更何求
商記其吟暮乃別去後商累尋之不復見也商乃開
囊視之重重紙裏一葫蘆得九粒藥如麻粟大依道
士口訣吞之頓覺神爽不飢身輕醒然過江遊茅山
久之復往義興張公洞當春之時愛罨畫溪之景遂
於胡父渚葺居隱於山中近樵者猶有見之我劉郎
中而莫知其所止已爲地仙矣

劉瞻

劉瞻音潛小字宜哥瞻兄也瞻家貧好道常有道士經
其家見瞻異之問知道否曰知之性饒俗氣業應未

淨遽可彊學道士曰能相師乎瞻曰何敢於是師事
之道士命瞻山棲求道無必巾裏瞻遂了角布衣隨
道士入羅浮山瞻與瞻俱讀書爲文而瞻性唯高尚
瞻情慕榮達瞻嘗謂瞻曰鄙必不第則逸於山野爾
得第則勞於塵俗竟不及於鄙也然慎於富貴四十
年後當驗矣瞻曰神仙遐遠難求秦皇漢武非不區
區也廊廟咫尺易致馬周張嘉貞可以繼踵矣自後
瞻愈精思於道乃隱於羅浮瞻以進士登科會昌七
年及第屢歷清顯及昇輔相頗著燮調之稱俄被謫
南行次廣州朝臺泊舟江濱忽有了角布衣少年衝

暴雨而來衣履不溼欲見瞻左右皆訝乃語之但言
宜哥來也以白瞻問形狀具以對瞻驚歎乃迎入見
之瞻顏貌可二十來瞻已皤然衰朽方爲逐臣悲喜
不勝瞻後勉之與爾爲兄弟手足所痛曩日之言今
四十年矣瞻益感歎謂瞻曰可復修之否瞻曰身邀
榮寵職和陰陽用心動靜能無損乎自非弟家阿兄
已昇天仙詎能救爾今惟來相別非來相救也遂同
舟行話平生隔濶之事一夕失瞻所在今羅浮山中
時有見者瞻遂南適歿於貶所矣

羅萬象

羅萬象不知何許人有文學明天文洞精於易節操
奇特布衣遊行天下居王屋山久之後南遊羅浮山
歎曰此朱明洞天萬稚川曾棲此以鍊丹今雖無鄧
以相留聊自駐泊矣於是愛石樓之景乃於山下結
菴以居常餌黃精服氣數十年或出遊曾城泉山布
水下採藥及入福廣城市賣藥飲酒來往無定忽一
食則十數人之食不足或不食則莫知歲月光悅輕
健日行三四百里緩行奔馬莫及後却歸石樓菴中
竟不復出隱於山中後不知其所往矣

李珣

李珣廣陵江陽人也世居城市販糴自業而珣性迥
端謹異於常輩年十五隨父販糴父適他行以珣專
其事人有糴之與糴珣卽授之以升斗俾令自量不
計時之貴賤一斗只求兩文利以資父母歲月旣深
衣物甚豐父怪而問之具以實對父曰吾之所業同
流者衆無不用出入升斗出輕入重以窺厚利雖官
司以春秋較推然終莫斷其弊吾早悟之但一升斗
出入皆用之自以爲無偏久矣汝今更出入任之自
量吾不可及也然衣食豐給豈非神明之助也後父
母歿世及珣年八十餘不改其業適李珣出相節制

淮南而珣以新節使同姓名極以自驚乃改名寬李
珣下車後數月修道齋次夜夢入洞府中見景色正
春煙花爛熳翔鸞舞鶴彩雲瑞霞樓閣連延珣獨步
其下見石壁光瑩填金書字列人姓名內有李珣字
長二尺餘珣視之極喜自謂生於明代久歷顯官又
昇宰輔能無功德及於天下今洞府有名我仙人也
再三爲喜方喜之際有二仙童自石壁左右出珣問
此何所也曰華陽洞天此姓名非相公也珣驚復問
非珣何人也仙童曰此相公江陽部民也珣及曉歷
記前事益自驚歎問於道士無有知者復思試召江

陽官屬詰之亦莫知也乃令府城內外求訪同姓名者數日經營里巷相推乃得李寬舊名珏及聞於珏乃以車輦迎之入府致淨室齋沐拜爲道兄一家敬事朝夕參禮李寬情素恬澹道貌秀異鬚長尺餘皓然可愛年六十時曾有道者教其胎息亦久不食珏愈敬之及月餘乃問道兄平生得何道術服鍊何藥珏曾夢入洞府見石壁姓名仙童所指是以迎請師事願以相授辭以不知道術服鍊之事珏復虔拜以問寬所修如何寬以愚民不知所修遂具販糴以對珏再三審問咨嗟曰此常人之難事陰功不可及也

復曰乃知世之富貴動靜有損雖在貧賤用心獲祐名書仙籍以警塵俗又問胎息不食之由亦以實對珏曰師其胎息後李寬一百餘歲輕健異常忽告子孫曰吾寄世多年雖然養氣亦無益汝輩一夕而卒三日棺裂聲視之衣帶不解如蟬蛻焉已尸解矣

王可交

王可交蘇州崑山人也以耕釣自業居於松江南趙屯村年三十餘莫知其道常取大魚自喜以槌擊殺煮之搗蒜齏以食常謂樂無以及一旦棹漁舟方鼓柁高歌入江行數里間忽見一綵畫花舫漾於中流

有道士七人皆少年玉冠霞帔服色各異侍從十餘人鬃角雲鬟又四人黃冠乘舫一人呼可交姓名方驚異不覺漁舟已近舫側一道士令鬃角引可交上舫見七人面前各有青玉盤酒器果子皆瑩徹有光可交莫識有妓女十餘人悉持樂器可交遠立於筵之末徧拜七人共視可交一人曰好骨相合有仙分生於凡賤間已炙破矣一與酒喫侍者瀉酒於樽中酒再三瀉之不出侍者具以告道士曰酒之靈物必若得入口當換其骨瀉之不出亦乃命也一人曰與栗喫俄有一人於筵中取二栗侍者送與可交令喫

視之其栗青赤光如棗長二寸許齧之有核非人間之栗內脆而甘久之食方盡一人曰王可交已見之矣可令去命一黃衣送上岸乃於舫邊覓所乘漁舟不見黃衣曰不必漁舟但合眼自到於是合眼若風水林木浩浩之聲令開眼已到及開眼失黃衣所在但見峰巒重疊松柏參天坐於路中石上及望見有門樓人出入俄頃採樵者并僧十餘人到問可交何人可交具以前事對又問何日離家可交曰今日早離家又問今日是何日是三月三日樵者與僧驚曰今日是九月九日去三月三日已半年餘可交問此

地是何所僧曰此是天台山瀑布寺前也又問此去
華亭多少地僧曰水陸千餘里可交自訝不已爲僧
邀歸寺設食可交但言飽不喜聞食氣唯飲水耳衆
僧審問極異之乃以狀白唐興縣以達台州聞於廉
使王泯泯素奉道召見極以爲非常之事神仙變化
不可測也可交身長七尺餘儀貌殊異言語清爽泯
歎曰此誠真人也又以同姓益敬之飾以道服而遣
人往蘇州以詰所貫具言可交三月三日乘漁舟入
江不歸家人尋得漁舟謂恐墮水而死妻子已招魂
葬矣王泯泯具以奏聞詔稱其異後可交却歸鄉里備
話歷歷及與鄉人到江上指所逢花舫之處依然可
交食粟之後已絕穀動靜若有神助不復耕釣乃挈
妻子往四明山二十餘年復出明州賣藥使人沽酒
得錢但施於人時言藥則壺公所授酒則餘杭阿母
相傳藥極祛疾酒甚醉人明州里巷皆言王仙人藥
酒世間不及道俗多圖其形像有患疢及邪魅者圖
於其側卽愈後三十餘年却入四明山不復出今人
時見者

李昇

李昇字雲舉自言江夏人唐德宗甲午年生幼而聰

悟及長博通羣書能文機捷出口成章爲性高古師於少室山道士學鍊氣養形之術常布衣遊行天下時元稹廉察浙東白居易出牧錢塘以昇舊友皆慕昇之文學道術邀至於賓席間問昇生當太平之世何不就榮祿而久爲布衣對曰不爲世徵徵亦不就乃徐吟曰生在儒家遇太平玄纁重滯布衣輕誰能世路趨名利臣事玉皇歸上清元與白奇之以詩酒延留歲餘復去他遊莫知所之僖宗庚子歲黃巢犯闕之後天下騷然唯江左稍安宛陵主帥田頴常好道術而昇五十年前宛陵有耆老爲童稚時識之言

狀貌不改於當時人甚異之田頴乃延之師敬益厚光澤輕健若四十餘許人鬚髮甚黑目瞳且方牙齒尖銳如排棗核好喫石蓮須臾咬一升皆作兩截人不可學飲酒二斗不醉絕穀養氣雪中單衣而顏益紅白時引中指指燈丈餘若聞風所吹不知其服餌人問其道術長生之事皆矯詞以對忽告人曰我厭此世兵革紛紛不如去矣時昭宗爲朱全忠所篡昇聞而不平翌日俄氣絕顏色不變舉之就棺空衣耳已年一百四十七歲矣未月餘間田頴兵敗禍及身已先覺而去亦嘗言之於人咸思之聖人也後累有

人於蜀中見之

葉千韶

葉千韶字魯聰洪州建昌人少事師西山道士許吳二真君道術辟穀服氣嘗獨居山中忽大風雷雨雷電有一白衣人拜千韶言君道德臻備仙籍袞昇當在人間役使鬼神更顯功績今神人將降君可以見之無所畏也於是千韶焚香拱默以坐俄頃雲中有遠遊朱衣真官一人降又神將十餘人皆帶劔佩龍虎符部從鬼神甚衆有二黃衣綠衣吏各執簿一卷神將皆列拜千韶真官謂千韶曰天命授君此簿神將

吏兵幸備役使以救世人千韶拜授天書捧其簿閱之若人間兵籍也吏掌其簿書請召卽應命自後長嘯則風生林壑啜水則雨流原野捺地則雷鳴轆轤手畫空則電光爍人乃遊行天下若佯狂常醉騰騰於城市間忽驅叱似振威人問之何爲如此應之曰我見某處火災某處亢旱使雨救之耳人皆覆之實有其驗或經過郡縣逢旱皆請救之千韶乃備香案啓祝須臾降雨人有請致雷者腳捺地便鳴從地底發轆轤聲或苦雨祈晴不應乃請千韶止之遂作術便晴霽冬中或旱祈雪千韶乃單衣跣足立於日中

嘯詠俄頃風雲會合降雪連宵又以符救人疾苦不
俟人之求請見疾者無不憫而救之有邪魅者聞千
韶之名自愈得符者終身不復更發咸通十一年遊
及濠州聞刺史劉昉忽中風垂死名醫莫療千韶策
杖入州曰感我此來使君再生矣於是書符三道貼
於肩脇腿曰驅風從腳出三日當愈風果颼颼從腳
心出三日平復如故昉博通文學素好道術歷官得
得郡善政及人謂賓吏曰昉平生師道忽中暴風遽
感聖人以相救療董奉還士變之魂庶可侔矣實道
力之所報也郡人皆神於千韶昉乃迎之於郡齋欲
人時有見之者

徐鈞者

徐鈞者不知其名自稱東海蓬萊鄉人也言談清爽
皆引子史捷而能文每自吟曰曾見秦皇架石橋海
神忙迫漲驚潮蓬萊隔海雖難到直上三清却不遙
常腰懸一葫蘆棹扁舟泛於鄂渚上及三湘下經五
湖每將魚就汭江市井博酒與人吟話而去垂白好
事者言識之數十年矣而顏貌不改人或戲留之約

續仙傳卷中
名目斤數釣魚須臾得魚如其約人皆異之及見人
有疾卽葫蘆內取藥救之其藥如麻粟大不許人服
食唯以酒研塗心腹間其疾便愈無不神驗人有問
之藥可服食否曰可祇是入口便憎飯去好道者服
其藥一粒十年絕食而常須飲酒喫水暢之顏益紅
白齒髮不衰得其藥者甚多壽皆八九十廬山錢朗
累服其藥極得長年今江湖漁人時有見者逐之舟
去如飛不可近乃是水仙也

錢朗

錢朗字內光洪州南昌人也少居西山讀書迥爲精

儒勤苦節操五經登科累歷世宦清直著稱所履皆
有遺愛時論美之唐文宗朝爲南安都副使後爲光
祿卿歸隱廬山情深好道師於東嶽道士得補腦還
元服鍊長生之術昭宗世錢塘彭城王錢鏐慕朗得
道長年乃迎就錢塘師敬之勤切時朗已一百五十
餘歲童顏輕健玄孫數人皆以明經進身仕爲宰輔
已皓首矣而朗猶如襁褓之子錢鏐逼傳祕術朗駐
泊錢塘二十餘年忽一日告別言我處世多年適爲
上清所召今須去矣俄氣絕數日顏色怡暢如生異
香滿室舉之就棺已爲尸解玄孫謂人曰吾之高祖

年一百七十歲矣

漢百曆

正本

